

刺客正传 1

奇幻基地

刺客学徒

ASSASSIN APPRENTICE

罗苹·荷布 (Robin Hobb) 著

严韵 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一个被王室遗弃的私生子
一段学习刺客精技的过程
一项令人心神具裂的任务

他的存在对王位造成威胁，却可能是王国存续的关键……

在热络的奇幻文学出版社市场上，
罗苹·荷布的著作就像钻石般耀眼夺目。

——乔治·马汀 (George R.R. Martin) 《冰与火之歌》(A Game of Thrones) 作者

刺客学徒

ASSASSIN APPRENTICE

刺客正传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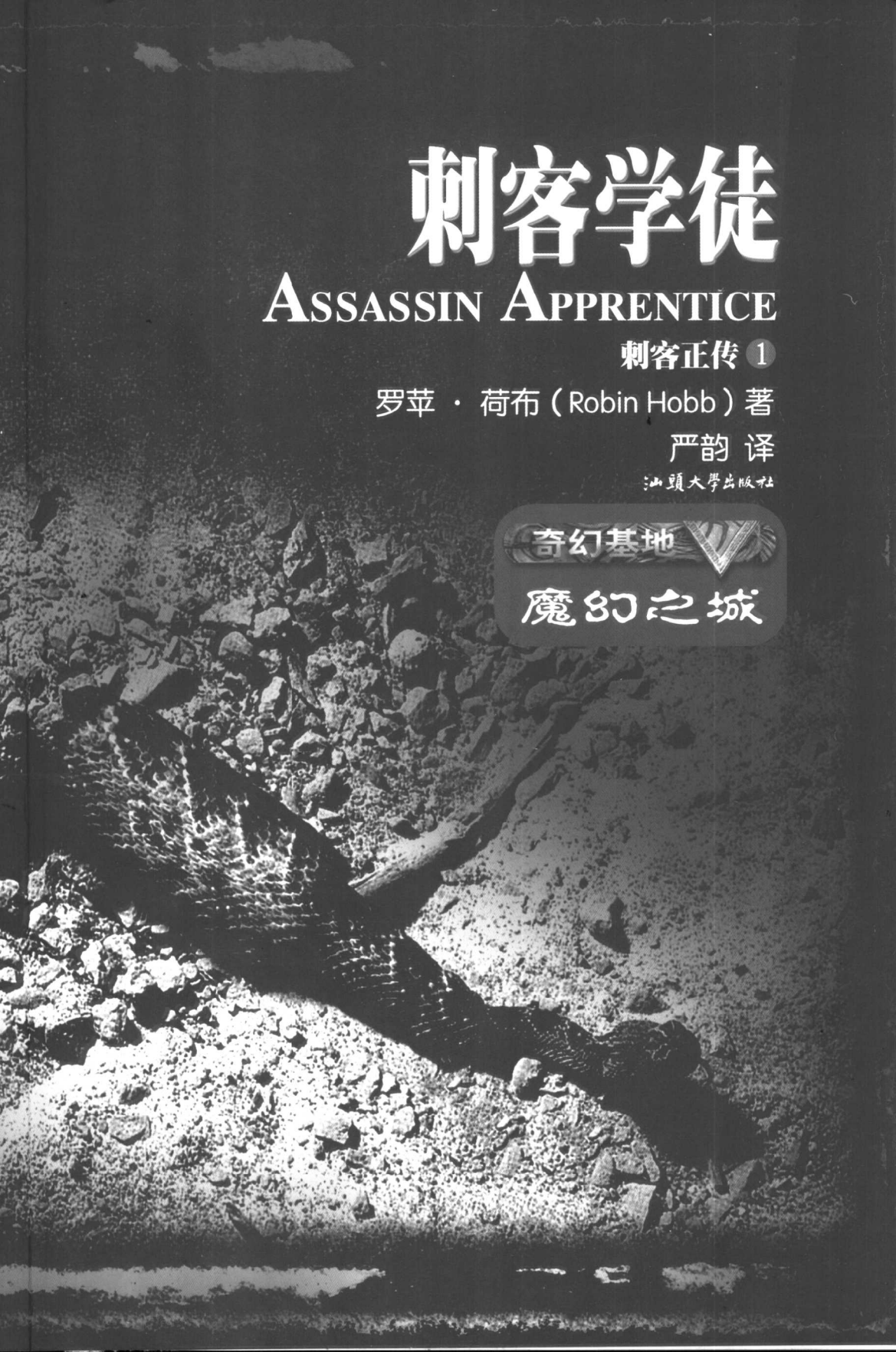
罗苹·荷布 (Robin Hobb) 著

严韵 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奇幻基地

魔幻之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刺客正传 1:刺客学徒 / (美) 荷布著; 严韵译.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3.8

书名原文: Assassin's Apprentice

ISBN 7-81036-568-1

I. 刺... II. ①荷...②严...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9922 号

Assassin's Apprentice

Copyright© 1995 by Robin Hobb

©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Shantou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Random Hous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 Reserved

刺客正传 1:刺客学徒

作 者: 罗苹·荷布

译 者: 严 韵

责任编辑: 佟群英 郭丽萍 邹菊 何曦

封面设计: 郭 炜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广州市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邮购通讯: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花园祥龙阁 2205 室

电 话: 020-85250482 邮 编: 510075

开 本: 890×1168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385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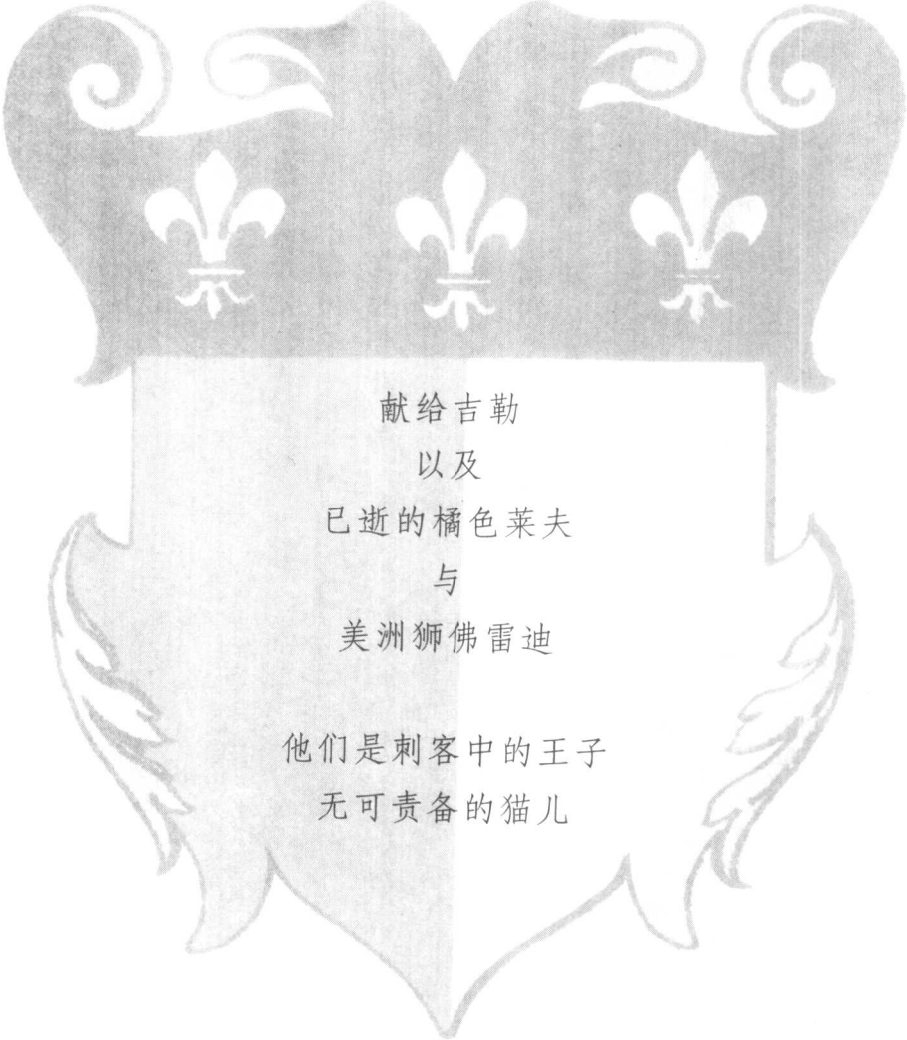
印 数: 8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ISBN 7-81036-568-1/I·74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献给吉勒
以及
已逝的橘色莱夫
与
美洲狮弗雷迪

他们是刺客中的王子
无可责备的猫儿



目录

刺客学徒

出版缘起 **让想象飞翔**

魔幻之城系列推荐 **站在巨人的肩膀**

- 1 早期历史 11**
- 2 他们叫我“新来的” 29**
- 3 盟约 53**
- 4 学徒生涯 73**
- 5 忠诚 89**
- 6 骏骑的影子 107**
- 7 一项任务 123**
- 8 百里香夫人 141**
- 9 只费肥油 155**
- 10 恍然发现 171**
- 11 冶炼 187**
- 12 耐辛 203**

- 13 铁匠 217**
- 14 盖伦 231**
- 15 见证石 247**
- 16 课程 269**
- 17 考验 285**
- 18 暗杀 307**
- 19 旅程 337**
- 20 颜昂佩 355**
- 21 王子 371**
- 22 两难 385**
- 23 婚礼 403**
- 24 余波 417**
- 尾声 423**

中英对照表 425

【出版缘起】

让想像飞翔

何飞鹏

人活在真实与想象之间。

真实有具象的一切：工作、学习、亲人、朋友……想象则无不能：可能存在、也可能发生，但更可能永远不实现、也不可能发生。想象填补了真实的下足，可能也引领了真实的未来方向，更弥补了人类真实的痛苦，形成一个可以寄托的空间。

奇幻文学是人类诸多想象的一部分，和许多的创作类型一样，自成一个流派、各自吸引一群读者，形成一个以想象为主轴，与真实相去甚远的虚拟世界。

在西方，这个阅读（创作）类型是成熟的，从中古的骑士、古堡、魔怪，到演化成科幻等不同特性的分支类型。本身就有足够的阅读人口，不断形成创作的动力。

有时候也会因为某些事件、作品，一下子使奇幻文学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像哈利波特、魔戒等作品，不但扩张了奇幻文学的版图，也给奇幻文学带来新的生命。

在中文世界里，没有西方式的奇幻文学，或者说没有出版机构，有计划大规模的引进西方式的奇幻作品。但是我们逃不过穿透力强大的奇幻话题，哈利波特、魔戒都是例证。可是中国有他自己的奇幻传统，从镜花缘、东周列国演义、西游记，到近代的武侠，其想象与虚拟的特质，其实是东西相互辉映的。

我们可以确定，奇幻文学已在中国社会萌芽，虽然人口可能不够多，虽然读者的理解可能像瞎子摸象一般，人人不同，人人只得其中一小部分，但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们要说：是时候了！应

该下定决心，在阅读花园中，撒下奇幻的种子，并许愿长期耕种、呵护。

“奇幻基地”出版团队是在这样的心情与承诺下成立的。以基地为名，意义深远。这是奇幻读者永远的家，这是意义之一，家是不会关门的：永远等待奇幻读者的游子们，随时回来，补充知识、停留、分享。当然也是所有奇幻作者、工作者的家，长期陪伴奇幻文学前进。

不择类型、不论主流与支流、不论传统或现代、不论西方或中国本土，这种宽容的出版涵盖面，则是基地的第二项意义。读者可以想象未来奇幻基地的出版园地，繁花似锦，众声喧哗。

从原点出发，奇幻基地是城邦出版团队的新许愿，让想象飞翔，在真实之外，有一个读者可以寄托的世界，有兴趣的，大家一起来！

（本文作者为奇幻基地发行人）

【魔幻之城系列推荐】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朱学恒

自从堂吉柯德一书之后，宣扬骑士精神及浪漫幻想的骑士文学就此终结。在 20 世纪中奇幻文学又因托尔金破天荒的架空世界理论，和他呕心沥血的中土世界详细架构，以及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浓厚人文关怀思想，再度掀起了对科学和工业介入之前的世界的怀念。因此，近代的奇幻文学就此再度复苏。

在这发展的过程中，西方世界出现了许多或仿效，或继承风格的奇幻作品；各个作者也都各显神通，展现出各种不同面貌的奇幻文学来。今天，《哈利波特》或《魔戒》拥有能够席卷全世界的魔力，并非凭空而生的。是这些奇幻作家一步步地推展和革命，每一位巨人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够呈现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奇幻文学大致的风格来。

奇幻基地中的魔幻之城系列，主要想呈现的就是这些本格派奇幻文学一路走来的轨迹，也等于是呈现这些毕生以创造架空世界和精彩故事情节为职志的作家们成长的道路。在历经托尔金之后 50 年的演变之下，这一风格的奇幻文学已经十分成熟，拥有相当固定的面貌。当然，其中也有许多作品是在传统中求变革的惊艳之作。在魔幻之城中，读者会看到的是在近代奇幻文学中最为熟悉的面貌，有刺激的冒险、有成长的主角，更有无数的挑战和怪兽等待着读者的来到。但熟悉不代表一成不变，魔幻之城的作品希望做到的是让读者在熟悉之中探寻新的可能性，看看世界各国的创作菁英们怎么样面对和处理这么多似曾相似的奇幻主题，进而开放出璀璨的奇幻之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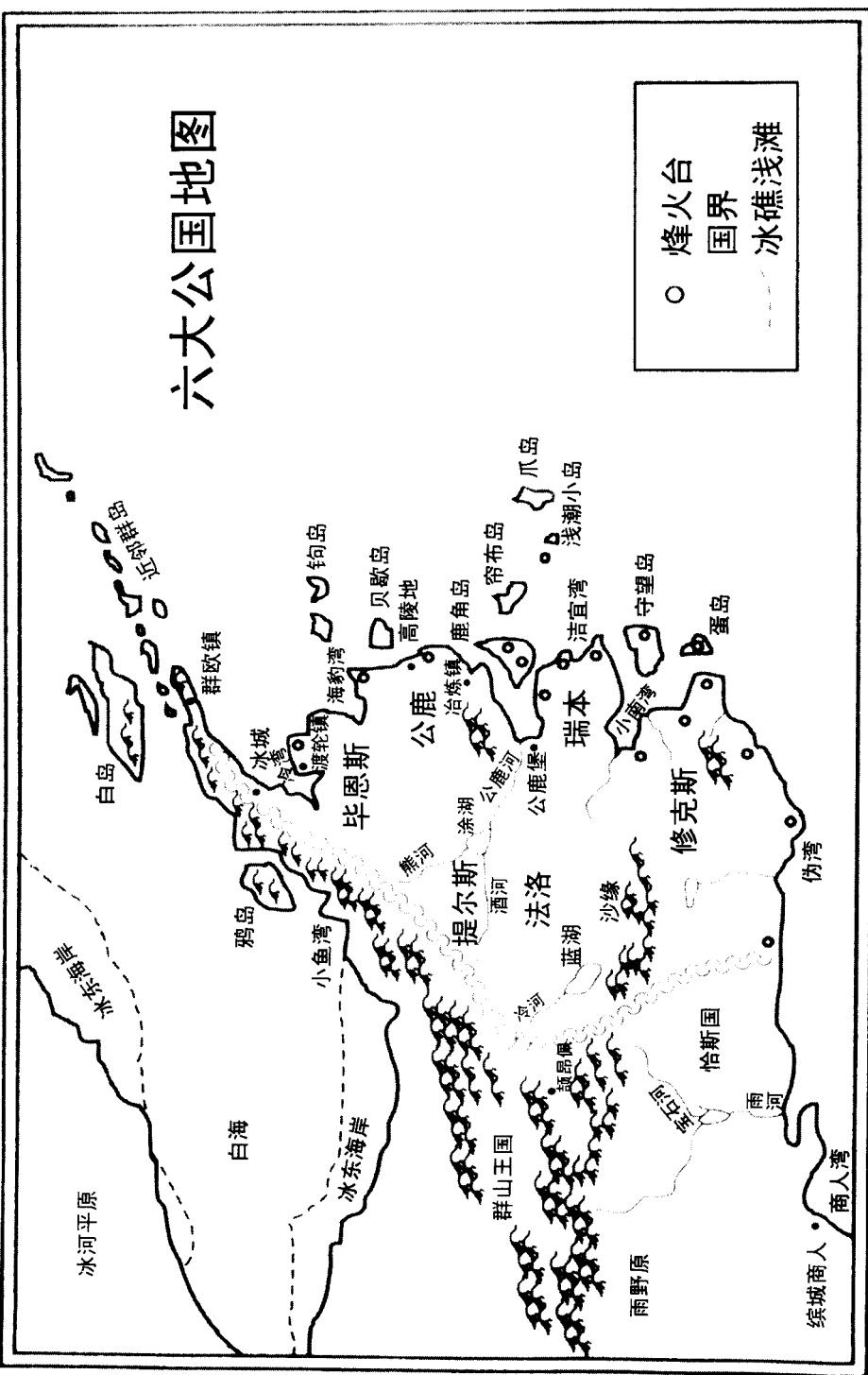
许多读者经常会询问，在看完《魔戒》之后，应该看什么样的奇幻文学？这个问题有许多可能的答案，魔幻之城所提供的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承继托尔金风格为主的这系列奇幻作品，多半都看得出古代神话传说的蛛丝马迹。我们会看到类似辛巴达在四海中冒险的壮阔背景，也有可能看到一千零一夜般的神秘气氛，当然可能也包括了希腊神话中诸神和人类纠葛的情爱故事。而这些种种的神妙故事也都如同各种文化中描述英雄冒险犯难，进而逐渐成长的传奇一样，有着让人想要投身其中的魅力。

打开魔幻之城的大门，你将站在许多巨人的肩膀上，俯瞰奇幻文学的轨迹……

（本文作者为奇幻基地总策划）

六大公国地图

○ 烽火台
 国界
 冰礁浅滩



冰河平原

北海

冰东海岸

白岛

群欧镇

冰城

腰轮镇

海豹湾

钩岛

贝歇岛

高陵地

鹿角岛

帘布岛

浅潮小岛

洁宜湾

守望岛

蛋岛

瑞本

公鹿堡

治炼镇

公鹿河

涂湖

熊河

提尔斯特

酒河

法洛

沙缘

蓝湖

群山王国

群欧镇

雨野原

恰斯国

雨河

修克斯

伪湾

商人湾

缤城商人



早期历史

六大公国的历史，也就是统治此六国的“瞻远”家族的历史。要完整叙述这段历史，必须远远追溯到第一大公国建立以前，当时瞻远家族是从海上发动攻击的外岛人，是出身于外岛冰冷海岸的海盗，前来劫掠气候较为温和的沿岸地区。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早期祖先的名字。

关于第一位真正的国王，现在仅存的也只有他的名字和一些夸张的传奇。他的名字很简单，就叫做“征取者”，或许家族内命名的传统也就是从他开始，后代子女的人生和为人处事都会受到自己名字的形塑。民间信仰认为这些名字是以魔法缔系于新生儿身上，王室的子裔绝不会违背他们名字所代表的美德。名字穿越火焰、浸透海水、送进风中，缔系加诸这些上天拣选的孩子。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是个美丽的幻想，也许以前曾经有过这种仪式，但历史告诉我们，光这样是无法让孩子坚守其名字所代表的美德……

我的笔迟疑蹒跚，从指节僵硬的手指间滑落，在费德伦的纸上画出一道虫爬过般的痕迹。我又浪费了一张上好的纸，更怀疑手写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件徒劳无益的事。我不知自己能否写出这段历史，也不知是否每一页都会泄漏出我以为早就消亡不存的苦涩之情。我认为自己心中所有的怨恨都已疗愈，但每当我手中的笔尖碰触纸张，一个受伤男孩的血就随着来自大海的墨水汨泪流，最终使我疑心是否每一个仔细写出的黑色字母都是一道疤痕，底下藏着某道腥红的久远伤口。

以前，每当讨论到写作六大公国的历史这件事时，费德伦和耐辛的反应都非常热烈，我因此说服自己，认为这番努力是有价值的。我说服自己相信，动笔写作可以让我暂时忘却自己的痛苦，而且有助于打发时间。但我每思索一件历史事件，都只是唤醒我自己层层孤寂和失落。我怕到头来我必须完全放弃这部作品，否则就不得不重新思索把我变成如今这个人的那些事物。因此我一而再、再而三重新开头，却总是发现我写的是自己的开始而不是这片土地的开始。我甚至不知道我是想向谁解释自己。我的一生是一张由秘密织成的网，时至今日，把那些秘密说出来依然不安全。我把它们全写在上好的纸张上，是否只会带来火焰和灰烬？也许吧！

我的记忆最远可以上溯到我6岁的时候，6岁之前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道空白的鸿沟，任凭我绞尽脑汁也无法穿越。在月眼城的那一天之前什么都没有，但从那天起一切就突然开始了，充满令我无法招架的强烈色彩和丰富细节。有时候那情景似乎太过完整，我会纳闷它到底是不是我真正的记忆。我是从自己脑海中回忆起那一切，还是从别人的一再讲述中所来的？有数不清的厨房女佣、各种层级的仆役、大批大批的马僮都曾向彼此解释过我的由来，也许这个故事我已经从太多人的口中听了太多遍，因此现在回想起来它就像是我自己的实际记忆。那些详尽的细节是因为一个6岁小孩把周遭发生的一切都看在眼里？或者这段记忆之所以如此完整，是由



于“精技”所引致的整体鲜明感受，以及后来我为了控制自己对精技的瘾头而服用的那些带来痛苦与渴望的药物？最后这点最有可能，甚至是非常可能。我希望事情不是这样。

这段记忆几乎是生理性的：天光渐弱之际那凛冽的灰霾、把我淋得湿透的无情大雨，甚至握住我小手的那只长满老茧的粗糙大手。有时候我会纳闷地寻思那一握。那只手又硬又粗，一把将我的手握进掌中；但那也是只温暖的手，握着我的感觉并不粗暴——只是很坚定。它不让我在结冰的街道上滑倒，却也不让我逃离我的命运。那只是毫无商量余地的，就像那冰冷的灰色大雨泼洒在砂石小路被踩得凌乱的冰雪上；小路位于一栋建有防御工事建筑物的巨大木门外，这建筑物在月眼城内兀自矗立，像一座城外有城的堡垒。

那双扇木门不只是在 6 岁小男孩的眼中非常高大，而是本身就高得足以让巨人通过，足以使我身旁巍然而立的这个瘦高老人显得矮小；而且这两扇门在我看来非常奇怪陌生，虽然现在我想不出当时我会觉得什么样的门或房子是熟悉的。总之，那两扇刻有花纹、安装黑铁铰链枢纽、挂着鹿头装饰、黄铜门环闪闪发亮的门，是当时的我所不曾看过的。我记得雪水泥泞浸透了我的衣服，我的双脚双腿又湿又冷，然而我却想不起来自己曾在冬季将尽之前那段恶劣的气候中长途步行过，也不记得有被人背抱着。不，一切都在那里开始，就在那巨大的双扇木门前，我的小手被那个瘦高老人紧紧攥住。

那情景几乎像是木偶戏的开场。是的，现在我可以这样看见它。布幕拉开，我们站在巨大的门前。老人掀起黄铜门环用力敲了一下、两下、三下，发出响亮的叩门声。然后舞台外传来一个人的声音，不是从门里面发出来的，而是在我们身后、我们来时的方向。“爸爸，求求你。”女人的声音恳求着他。我转过身想看她，但雪又开始下了，像一层蕾丝面纱覆盖在眼睑和外套袖子上。我不记得当时我有看到任何人。我确定自己没有努力试图挣脱老人紧握着我的手，

也没有喊出“妈妈、妈妈”。我只是站在那里，像个观众，听见堡垒内传来靴子的声响，然后是门内锁扣打开的声音。

她又喊了最后一次。现在我仍然能清晰听见那声音，那个如今在我听来十分年轻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爸爸，拜托，我求你！”那只紧握住我的手一阵颤抖，但颤抖究竟是出于愤怒还是其他的情绪，我是永远也不得而知。像一只乌鸦飞抢掉在地上的面包块，老人动作迅速地弯腰抓起一块冻结的脏雪，一言不发狠狠丢出去，站在旁边的我一阵畏缩。我不记得有听见呼痛声或者雪块打在人身上的声音，只记得门扇一下子往外推开，老人连忙拉着我退后。

还有一点：如果这只是我听来的故事，我或许会想像开门的人是家仆，但并非如此。不，记忆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是个战士，头发有点灰白，肚皮上的肥油多过肌肉，但并不是什么装腔作势的家仆。他以军人训练有素的怀疑眼光上下打量老人和我，然后什么也没说，站在那里等我们表明来意。

我想这让老人有点困窘，但在他心头激起的不是畏惧而是怒气。他突然放开我的手，一把抓住我的外套后背将我拽向前去，像是把一只小狗仔递给可能的新买主。“我把小孩带来给你们。”他用沙哑的声音说。

守卫继续盯着他看，眼神中不带批评之意，甚至连好奇心也没有。于是老人进一步说明。“我已经养了他六年，他父亲从来没说过半个字、没给过一毛钱、没有来看过他一次，尽管我女儿告诉我说，他知道他在她身上播了个野种。我不打算继续养他了，也不想辛辛苦苦耕田供他衣服穿。是谁播的种，就该谁养。我自己的家人已经够我忙的，我老婆年纪大了，这小孩的妈也要靠我过日子，因为现在有这么只小狗仔在她脚边跑来跑去，不会有哪个男人想娶她的。所以你就把他带去给他父亲吧！”然后他突然放手，我摔倒在守卫脚边的石阶上。我连忙坐起来，就我记得是没怎么受伤，抬起头来看这两个人之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